

汉语与华人社会

邹嘉彦 游汝杰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与社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语言演变的部分原因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得到解释。汉语作为华人普遍使用的语言,它也是与华人社会休戚相关。五大洲众多的华人社区多姿多彩,它们所使用的汉语及其方言也各具特色。本书从社会语言学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对汉语的发展与华人社会的关系作了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研究。内容包括四大部分。一、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二、民系、方言与地方文化;三、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四、社会发展和语言竞争。全书资料翔实,观点新颖,深刻揭示了中国境内的汉语、各大方言、海外汉语和域外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社会文化原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序 言

汉语历史悠久,使用地域广阔,华人社团分布遍及五洲七洋,中华文化内容丰富深邃,汉语、华人社会及其背后的文化三者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关系。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引人入胜的课题一直是上下求索,孜孜不倦。虽然我们曾在海内外实地调查过一百多个地点的华人社会及当地方言,搜集和记录了许多资料,并且撰写过若干专题论文,但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语言、社会和文化的博大精深仍然不敢望其项背。本书只是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探索“汉语与华人社会”这个大课题。

本书所谓“汉语”包括在海内外使用的中文、汉语及其方言,所谓“华人”自然也包括侨居或定居海外的华人。本书的范围之所以比较广泛,一则是希望能拓展海内外读者的视野,二则是基于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编著者之一当年曾参加《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制,并曾致力于调查研究海外的华人社会和汉语方言,足迹遍及五大洲,研究的范围包括海内外。

社会语言学和文化应用语言学在国内外都是方兴未艾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本书编著者融合了自己的有关论文,力图使这两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研究汉语和华人社会问题有互动互补的作用,也希望对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能有微薄的贡献。

本书分为以下四大部分。

(一)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主要讨论中国境内的汉语、各大方言、海外汉语和域外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人文背景及

香港与海外华语文教育问题。

(二) 民系、方言与地方文化。主要研究这三者的关系与海内外汉语演变及其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

(三) 文化交流与语言接触。主要论述语言同化的五个阶段；文化对词汇借用的兼容和制约；香港各民系语言忠诚度。

(四) 社会发展和语言竞争。分别研究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各种语言的平衡情况，比较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的竞争力。

本书提出的主要论点请见《导言》。

本书的两位编著者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另一位来自上海复旦大学，为了促进两地及两校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本书由两校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为繁体字版，一为简体字版。

本书所论及的多方面研究，承蒙多方资助，包括王安电脑公司创办人王安博士所设的汉学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研究计划、台湾CCK交流基金会、香港研究资助局以及香港城市大学，成书期间也得到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同仁的协助，以及城大与复旦两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编著者自序于香港城市大学

2001年1月

目 录

导言.....	1
1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华人社会.....	4
1.1 汉语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民族语言文化的关系	4
1.1.1 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	4
1.1.2 古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	22
1.1.3 结语.....	28
1.2 汉语方言的形成、特点及其文化背景	31
1.2.1 南方各大方言的形成及其历史层次.....	31
1.2.2 方言岛.....	34
1.2.3 域外方言.....	36
1.2.4 汉语方言的特点及其文化背景.....	37
1.3 海外汉语分布和华人社区.....	48
1.3.1 中国境内使用汉语的民族.....	48
1.3.2 海外汉语形成的原因.....	49
1.3.3 海外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的共同特征.....	51
1.3.4 海外各种方言社区的由来和分布.....	53
1.3.5 官话和粤语在海外的地位.....	59
1.3.6 方言社区的语言标志.....	61
1.3.7 语言接触和文化同化.....	62
1.4 海外及香港地区的华语文教育.....	71

1.4.1	东南亚的华语文教育.....	72
1.4.2	欧美的华语文教育.....	73
1.4.3	香港的双语教育.....	74
2	民系、方言和地方文化	84
2.1	民系、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层级性及相互关系	84
2.1.1	民系、方言和地方文化的层级性	84
2.1.2	语言使用场域的地理层级性.....	86
2.1.3	语言社会功能的层级性.....	87
2.1.4	强势方言的特点.....	94
2.2	海内外汉语书面语词汇差异及其社会背景.....	95
2.2.1	各地中文异同比较和共时语料库.....	95
2.2.2	中日文新词的衍生和词汇重整.....	98
2.2.3	各地中文词汇重整的几个特点	111
2.3	语言之间可懂度的研究及其文化背景	121
2.3.1	方言间词汇接近率的计量研究方法	121
2.3.2	两个新的课题和新的研究方法	123
2.3.3	关于可懂度的两点思考	135
2.4	汉语方言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	137
2.4.1	方言接触和方言演变	138
2.4.2	方言的历史层次和文化浪潮的遗迹	140
2.4.3	趋新的语言心理和微观变异的扩散	142
2.4.4	移民和方言接触与微观演变的速度	143
2.4.5	语音规律例外的文化原因	145
3	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	148
3.1	语言同化和文化同化	148
3.1.1	语言同化的五个阶段	148

3.1.2	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和文化同化	157
3.1.3	结语	164
3.2	语言接触和词汇散播	167
3.2.1	词汇的借用和文化的散播	167
3.2.2	文化对“词汇输入”的兼容和制约	170
3.2.3	音义混译词和音译义注词的结构制约	175
3.2.4	结语	180
3.3	香港的民系及其语言忠诚	183
3.3.1	香港华人各民系概况	183
3.3.2	少数民系的语言忠诚(language loyalty)	189
3.3.3	影响语言忠诚的因素	191
3.3.4	结语	194
3.4	基督教文化东渐和近代汉语方言研究	195
3.4.1	关于《圣经》的方言译本	196
3.4.2	关于西洋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	199
3.4.3	西洋传教士方言学著作的研究价值	202
4	社会发展与语言竞争	209
4.1	香港的语言竞争	210
4.1.1	香港社会发展概况	210
4.1.2	香港语言历史背景述略	211
4.1.3	语言转移和身份认同	215
4.1.4	英语的社会地位	222
4.1.5	结语	225
4.2	台湾的语言竞争	230
4.2.1	台湾各民系和方言	230
4.2.2	顶层语言之间的竞争	234
4.2.3	台湾华语文的特点与语言竞争环境	238

4.2.4	低层语言之间的竞争	240
4.2.5	低层语言——闽南话内部的竞争	241
4.3	大陆的语言竞争	244
4.3.1	顶层语言	244
4.3.2	粤语、吴语和闽语的竞争力比较	249
4.3.3	地区性强势方言的竞争	255
4.3.4	确立高层语言的三种不同途径	257
4.3.5	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的兴衰存废	259
附录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社会流行的部分外来词	264
4.4	新加坡的语言竞争	272
4.4.1	新加坡社会发展和语言使用概况	272
4.4.2	顶层语言的竞争	275
4.4.3	华人社会高层语言的竞争	278
5	结束语	285

导 言

世界上的语言,就使用人口的多寡而言,排在前两名的是汉语和英语,其次为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日语、德语、葡萄牙语、乌尔多语等。虽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在全世界的使用人口为汉语所望尘莫及,但是作为母语,汉语的使用人口还是雄踞世界第一。在中国境内说汉语的人口有9亿7千7百多万,加上海外使用汉语的华人,总数高达10亿。就使用的地域而言,特别是由于最近二三百年以来中国人不断向海外移民,今天的汉语和华人社区可以说遍布世界五大洲。

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与社会有很密切的关系。语言演变的部分原因可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得到解释。汉语作为华人普遍使用的语言,它也是与华人社会休戚相关。五大洲众多的华人社区多姿多彩,它们所使用的汉语及其方言也是各有特色。而社区之间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不仅增加了汉语发展的原动力,也使汉语发展的方向更加复杂。“汉语和华人社会”应该是很意义的研究课题,也是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

本书拟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汉语与华人社会”。在动手写作本书之前,作者曾就这一课题实地调查过许多华人社区及其语言,并且撰写过多篇相关论文,这些都是本书的写作基础。本书分为四大部分。兹将本书提出的论点择要列出如下。

1. 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和华夏语言(原始汉语)都带有综合

性质。

2. 汉语方言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历史政区的形成和发展对方言地理分布所起的作用很大,二是方言字音有文白异读现象。这两个特点都是跟中国社会和文化分不开的。

3. 海外的汉语方言和华人社区语言有以下共同特征可资识别:历史遗迹、社会组织、宗教组织、教育机构、文艺和大众媒介。

4.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看,选择什么语言作为海外华语语文教学的教学语言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对文化认同的作用很大,除非是母语,语言比仪礼、风俗、习惯都难以学会。华语语文教学语言应考虑当地华人日常使用什么语言,择善而从。

5. 顶层语言、高层语言和底层语言是方言或语言在使用功能上的分类,如果从语言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方言或语言又可以分成强势和弱势两大类。与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相对应的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

6. 国内和海外各地华语文在词语上存在许多差异,除了方言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衍生新词。利用电脑语料“视窗”,能更有效地观察不同华人社区群体中文使用情况。

7. 不同方言或语言之间的可懂度通常是不一样的,这固然跟语言结构接近程度不同相关,也跟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有关,可懂度的不可互逆性就是跟文化扩散的方向密切相关。

8.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可以解释语言演变的部分原因。

9. 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同化一般要经历下述五个阶段:语言移借、语言替代、语讯交替、双重语言、残余干扰。

10. 文化的兼容性是制约词汇输入采用音译或意译方式的主要因素。文化上的兼容性对词汇输入而言,主要包括三方面:亲近、投合、熟悉。

11. 影响香港居民语言忠诚的主要因素是:都市环境、人口数量和传统观念。

12. 香港社会“三言两语”的现状跟香港的语言的历史背景、语言转移、身份认同和英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有关。

13. 语言竞争力是由这种语言的下述竞争力综合而成的：政治竞争力、人口数量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文化竞争力、文字竞争力。对于顶层语言或高层语言而言，政治竞争力是最重要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顶层语言或高层语言的历史演变都可以说明。

“汉语和华人社会”这一课题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可以研究的领域很多，本书所涉及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本书所论是以现代的华人社会和汉语为主，其实古代的汉语和华人社会也大可研究一番，例如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开放城市的语言接触和洋泾浜英语；近代以来汉语中的译词及其演变与发展。此外，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工具，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和华人社会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凡此种种希望将来能有时间写成专文或专书。

1

汉语的形成、发展和 华人社会

1.1 汉语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民族语言文化的关系

1.1.1 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

在中国境内有 80 多种语言,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朗文出版社,1987 年)的分类法,这些语言分属下述五大语系(language family):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其中汉藏语系,包括汉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四个语族。从民族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考察,在这四个语族中最初从原始汉藏语分化出来的应该是藏缅语族。在先秦两汉时代,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分布在长江以南大片土地。也许在汉人南下之后,才有明确的分野。汉藏语系分化的历史层次见图 1.1.1^[注1]。

上古汉语

中国文明的历史,如果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考察,可以上溯到距今约五千年的黄帝时代,中国人从那时候开始自我认同,至今世界各地的华人都自认是炎黄子孙。然而炎黄时代的百姓并不使用一种统一的语言,那时候汉语还远远没有形成。《礼记·王制》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当时华夏所使用的是多种互相不能通话的语言或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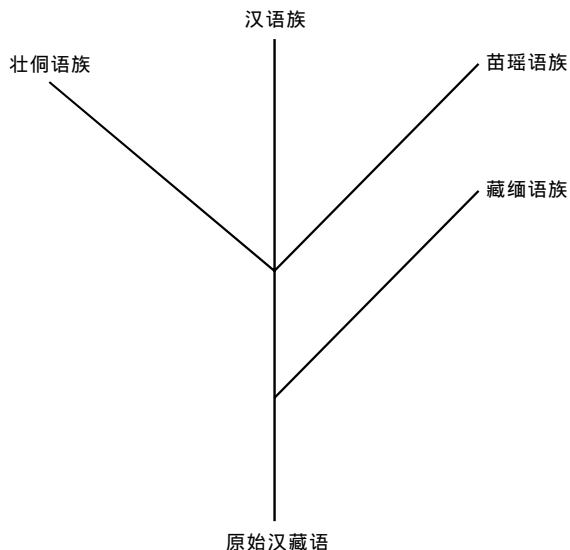


图 1.1.1 汉藏语系分化示意图

现存最古老的汉语文献是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墟甲骨文，它们所记录的应该是商朝的语言。那么，商朝语言与在商代之前的夏朝的语言有没有相承关系呢？我们还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断定。有人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陶器上有些符号可能是最早的汉字，这些遗址从甘肃到台湾都有所发掘，距今六七千年。如果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话，那么它们所代表的有可能是夏朝的语言。不过对这些符号是否是真正的文字，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它们是甲骨文的前身，是汉字的萌芽。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它们不可能是文字，因为种类太少，而分布的地域又过于辽阔，可能只是陶器制作者刻画的某种符号。

商代甲骨文和后出的金文中的语音成分倒是有相承关系，据此可以认为从商代到周代的过渡，在语言上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换。说得确切一点，应该是商代和周代的官方语言或书面语言都

是最原始的汉语(或称为“华夏语”)之一种。然而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周民族所使用的口头语言也是汉语,其实他们出身于戎族生活的地域,也许只有占人口少数的贵族才懂汉语。

上述原始汉语在周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称为“雅言”。据《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假借为“夏”。“夏”是西周王畿一带的古名,“雅言”即“夏言”,也就是王畿或周室所使用的语言。当时的朝、聘、令、盟等政治和外交场合都以“雅言”作为正式的交际媒介。流传至今的“雅言”的代表作品是《诗经》和《易传》、《论语》等其他先秦文献。雅言的确立对于汉语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类似于“规范化”的作用。先秦时代虽然只有“雅言”,而没有“汉语”这个名称,但是现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见于先秦文献的语言称为上古汉语(classical Chinese)^[注2]。“雅言”是以周代的主体民族周民族的语言为基础的,它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当时国内语言或方言分歧异出,妨碍交际,不利全国统一。《诗经》是构拟上古汉语的最重要的材料。《诗经·国风》按产生的地域分篇,包括周南、召南、卫、郑、齐、秦、唐、宋等十八个地域。“雅言”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上述不同的地域应有方言差别。例如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有关记载,秦、魏两地的方言差别很大,互相不能通话。《诗》三百篇本是民歌,最初应该用各地方言传诵歌唱的,后由士大夫整理,改用雅言记录。所以在《诗经》内部我们并不能看出方言差别。

我们将上古汉语的地理分布范围拟测为《诗经》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据《左传》、《史记》、《孟子》、《说苑》等文献的明确记载,与上古汉语在地理上相邻的非汉语,有戎、南蛮、楚、齐东、越等。这些语言跟中原的汉语不同,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

戎人的文化和语言

戎人的文化类型属游牧文化,跟华夏人的农耕文化不同,《礼记·王制》载:“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戎人跟华夏

人不仅习俗和物质文化不同,而且语言也不同。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一位戎人首领驹支说:“我诸戎饮食服饰与华不同,贄礼不通,言语不达。”又据《史记》载,有一个从秦国逃到戎族所居地的难民由余,后来能操戎、华两种语言,戎人曾用他出使晋国,可以不带翻译。

驹支所说的“诸戎”至少包括“氐和羌”。据《说文解字》载,羌属于西戎。“羌”作为一个民族的名称早就见于甲骨文,也见于后出的《诗经》和《尚书》。在《诗经》和《荀子》里,氐和羌总是连用。戎人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流域,地当今山西、陕西北部和甘肃。“羌”字《说文解字》收在“羊”部:“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看来羌人也是游牧型民族。

一般认为戎人是现代使用藏缅语的民族的祖先。在汉代后期有些藏缅民族居住在今四川省的西部边境地区。《后汉书》将其归类于羌的支派。这些族群中有一种是白狼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一首用白狼语唱的歌,即《白狼王歌》。这首歌用汉字记音,并且用汉语译义,例如第一句是这样的:

汉字译音:“提官槐构,魏冒逾糟。”

汉文释义:“大汉是治,与天意合。”

语言学家通过与其他藏缅语的比较,一致认为以《白狼王歌》为代表的白狼语是属于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

古代羌族的一支唐古特人(Tangut,即党项羌族)在唐代复出,他们在10世纪至13世纪在甘肃以及蒙古和陕西与之邻近的地区建立西夏国,并且创制西夏文。对西夏文的成功解读和考证表明,西夏文所记录的是党项羌族的语言。这种已消亡的西夏语与现代四川羌族语言较接近,都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

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

在汉藏语系内部,在语言系属上与汉语最接近的语言是藏缅语。这种亲属关系的主要证据是两者有共同的基本词汇和语音对

应规律。汉语、藏语和缅甸语的同源词,包括数词、身体各部分的名称、普通的动物名称或表示最基本的观念的词:日、昼、夜、年、死、杀、松、苦、我、你等,这样的同源词至少有一百个以上。语音方面除了有声母和韵母对应规律之外,还有复辅音的对应关系。例如上古汉语的 * gl-和 * pl 对应于藏缅甸语的 -kl 和原始藏语的 * phl (包拟古 1995):

	原始汉语	列普查语	原始缅甸语	米基尔语	原始藏语
下	* gla:/ɣa: * glas/ɣa-	klo, glo	kla khla(使下)	klo	
板	* plar				* phlar
肤	* plaks				* plaks(皮)

尽管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已经找出了一批同源词,并建立了若干语音对应规律,但是想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像印欧语系那样,深入准确地拟测原始汉藏人的家园、文化特征和移民运动,还要走很长的路。从考古发掘的事实来看,距今约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有可能是原始汉藏人的家园。不过这个假说尚缺少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

汉语和藏缅甸语互相接近固然是出于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但是也不能排斥两者早期的互相影响。族外婚至少从周代开始便是婚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周王室和戎人就有通婚关系。周的两个最显要的姓氏是姬和姜,戎人也有这两个姓,《春秋》和《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述僖公联晋伐秦,其中提到姜戎。戎人也有姬姓,晋献王的妻室姓姜,她们是从戎人的两个不同族群娶过来的。《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重耳的母亲为“大戎狐姬”。重耳后来成为晋文王,并且称霸各封建王国。

《诗·大雅·生民》载:“厥初生民,时维姜原。”这是有关周民

族始祖的最早记载。“姜”、“羌”古为一字。周民族原来是生活在渭水上游漆水和沮水之间的戎族之一种，所以《孟子·离娄下》指周文王为西夷。周民族自公刘以后渐渐东迁，并从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史记·周本纪》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财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性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民族在东迁、克商、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与商民族等融合，而汇入华夏民族的大流中。其原有的戎语也自然溶入中原的华夏语中。

“南蛮”（苗瑶）的语言和文化

南方诸民族泛称“蛮”。《礼记·王制》载：“南方曰蛮。”《大戴礼记·千乘》也载：“南辟之民曰蛮。”上古时代诸“蛮”之中最为重要的是“苗”蛮，所以典籍中常有“苗、三苗、有苗”等族称。南蛮盛行“盘古开天”之说，与华夏尊黄帝为人文之祖不同。南蛮的语言与华夏语也大不相同，据《后汉书·南蛮传》载：“衣裳斑斓，言语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南蛮是现代苗瑶人的族源，其最确凿的证据之一是两者都崇拜盘瓠犬祖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晋干宝《搜神记》和唐樊绰《蛮书》都载有盘瓠犬神话。《后汉书》在述及长沙蛮和武陵蛮时也提到这个神话。南蛮侏离的语言后世就发展为苗瑶语。

上古时代苗瑶人居住地的确切境界线是很难确定的，只是对它的东境可以作些推测。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是：现代畚族在古代是说瑶语的，而且也崇拜犬。换句话说，他们原来应该是苗瑶人的一种。畚字也读作 yú，意思是“刀耕火种”。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农耕方式的关系，他们被称为畚民或畚蛮。现代畚族较集中的居住地是浙南和闽东，江西、粤东和皖南只有少量分布。粤东博罗的一千多畚民至今仍使用类似瑶语的语言，其他地方的畚民则早已改用类似客家话的汉语方言。粤东可能是畚族的原始家园。粤东的